蜀山劍俠傳/27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七六回　瑤島降瓊仙 冉冉白雲 人來天上　金樽傾玉液 茫茫碧水 船在鏡中

下一回▶

朱文、若蘭聽了林寒之言，方始省悟。若蘭暗查林寒口氣，好像說的是自己前師，相貌神情也頗相似，祇是年輕得多。方想設詞探詢，莊易忽然飛來，見面便道：「適纔我在洞外水底埋伏，以防妖魔遁走。後聽林師兄發出信號，得知妖魂困入旗門。因聽水上破空之聲，似是同門中人，忙飛出水一看，果是諸葛師兄。說是途遇嫫姆、姜雪君師徒，談起老怪丌南公寵姬紫清玉女沙紅燕約了同黨，往盜毒龍丸。李英瓊師妹一時疏忽，將她容貌毀壞。因來時老怪曾經力阻，妖婦恃寵孤行，受傷之後無顏回山，又往海外約了幾個著名妖邪，連翼道人耿鯤也在其內，日內便要大舉發難。幻波池祇有幾個女同門和新收弟子，雖仗地利，到底人數稍單，更防妖人用邪法殘毀靈景。幻波池禁制重重，雖然不怕，依還嶺上美景如仙，被毀也實可惜。並且不因此事，老怪暫時不會上門，等他法寶煉成再來，全洞立成齏粉，衆女同門也必有傷亡。與其留此隱患，轉不如就勢將妖婦除去。等老怪激怒尋來，再照以前李師伯所計策，連將帶激，引使入洞，去破聖姑所留五遁禁制，祇要應付得宜，老怪言出必踐，定必負愧而去。非此不能無事。不過老怪有通天徹地之能，玄功變化，法力至高，事太危險。各位長老又都有事，連嫫姆老前輩也因正果將成，勤於修煉，無法分身。她本來不知此事，日前忽因飛昇在即，想起廉紅藥師妹，心生憐愛，偶然推算，得知她也在內，因而盡悉未來之事。嫫姆老前輩覺得事雖萬分兇險，但並非無救。何況英瓊師妹殺孽雖重，仙福最厚，易靜、癩姑二位師姊同爲本門之秀，事前如有準備，當可渡此難關，祇嫌人少。老怪因非尋常，連妖婦所約也

都是隱迹多年、久未出世的兇人，邪法神通，個個高強。洞中五遁禁制，不論何宮，至少均須有人主持，還要有人出外應敵。參與此事的，必須人要細心謹慎，膽勇機警，更須具有專能防身的法寶始可前往。特令諸葛師兄，照她所說的人前往相助。我和林師弟也在其列，此時便須起身。好在前事已完，就走如何？」

林寒點頭，轉向朱、申、雲三女同門道：「李道友元神損耗甚大，必須申師妹帶回山去，按照本門傳授，將本身元神與之相合，修煉四十九日，然後送去轉世。經此一來，不特轉禍爲福，他年修爲也較容易。不過此事須有一人守候護法，以防妖邪侵害，難於抵禦。雲師妹有三陽一氣劍，最是當選。還有朱師妹面上煞氣太重，歸途遇事必須留意。愚兄不才，兩生修爲，頗識先機，還望留意纔好。此洞中空，適纔雖用法力緊隨妖人所過之處，將好些通路封閉，若干年後仍難免於崩塌，祇有放入江水，借着水力支撐，或可無事。我們出外分手吧。」說時，手掐法訣往外一揚，江水立由各小洞中激射而出，地下積水本已不少，轉眼升高丈許。衆人也隨林寒順着壁間大洞，隱身往上飛起。所過之處，林寒將手連指，一串雷鳴之聲過處，山石便自合攏。朱文等三人因平時見他和莊易均極謹飭緘默，無甚表現，人又謙和，想不到法力這麼高，料是修爲精勤所致，好生欽佩。晃眼出洞，因身已隱，並未驚人耳目。到了大別山上空，彼此分路。林寒因朱文隱身法已被對頭破去，別時重又勸其留意。最好隨了自己，飛到依還嶺左近，再行分手。又囑咐朱文先尋兩個法力高的女同門，同在一起修煉，等過些日子再出山行道，否則暫時回去也好。

朱文性傲好勝，聽出林寒走時口氣，彷彿不久大禍將臨，難於避開，連往括蒼山都恐若蘭受她連累。莊易又說嫫姆除指定諸人外，不令別人前往，不禁有氣。暗忖：「我自學道以來，也經過不少兇險場面，俱都無事。何況近來功力大進，天遁鏡威力甚大，更還剩有專除妖邪的霹靂子，難道就不如人？縱令再遇余媧門徒，憑我這幾件法寶，至多不勝，能奈我何？事有定數，如真中途遇害，不堪造就，各位師長也不會那樣器重。似這樣見人就躲，豈非笑話？」當時不便明說，佯笑答道：「林師兄好意，我先回轉莽蒼山去如何？」林寒看了她一眼，仍用隱身法護送出五百里以外。到了湖口上空，朱文推說附近有一道友須往看望，二次向衆辭別，方始分手。若蘭、紫綃已早別去，朱文獨在高空之中飛行，不知怎的，道心不靖，越想越有氣。已經飛過洞庭湖，待往雲貴邊境飛去，忽然心動。暗忖：「先前原是託詞，一向孤身行道，從未失閃，難道真個怕人，回山不成？」試往腳底一看，八百里洞庭湖宛如一片碧玻璃嵌在大地之上，湖中風帆，由高空俯視，好似一些白點，大如蟲蟻，錯落其間。湘江宛如一根銀鏈，蜿蜒縈繞山野之間。沿江諸山，最高大的也祇像些土堆。到處碧綠青蒼，疏落落現出一些紅色地面。因飛太

高，房舍、田園大僅如豆。天朗氣清，風日晴美。腳下時有彩雲冉冉飛渡，映着日光，幻爲麗彩，時閃銀輝，覺着有趣，一時乘興，附身其上。

朱文人本美麗，又穿着一身紅綃仙衣，這一凌雲而渡，雲是白的，人是紅的，再襯上那娉婷玉貌，絕代容光，望去直如瑤池仙女，乘雲馭空，美豔無倫。朱文麗質天生，平時頗爲自負。心想：「似此景緻，如被蟬弟看見，定必拍手讚美。可惜人在海外，不知神山開府功成也未？本定往尋玉清大師和鄭八姑探詢底細，遇見若蘭，解了她的危，卻鬧了一肚子氣，原來心意也被岔過。反正無事，何不仍尋八姑一問？」想到這裏，正要離雲飛遁，因是附雲隨風而渡，一時遊戲，不覺走了迴路，竟飛到了君山上空。正要催動遁光，猛瞥見遙天空際飛來一朵祥雲。如換常人眼裏，必當是片極小的雲影。朱文自是內行，見那彩雲飛得極高，遠望不過尺許大一片，如在地底仰望，決看不見一點影子。又是逆風飛渡，聚而不散，來勢絕快。方疑雲上有人，猛想起昔年峨眉開府，靈嶠三仙師徒七人也是仙雲麗空，冉冉飛來。看似不快，晃眼便到面前。前聞靈嶠諸女弟子將要奉命下山，來者如是陳、管、趙三女仙，在此相遇，豈非快事？心念纔動，雲已飛近，果然朵雲之上，立着一個霓裳霞裙、容光照人、年若十七八歲的女仙。對方本是由東而北，側面飛來。朱文因是越看越像三仙之一，心中一喜，惟恐錯過，立縱遁光迎上前去。不料去勢太快，對方來勢也極神速，恰好迎頭撞上，對面一看，並不相識。朱文因知這類地仙看去年輕，往往得道已在千年以上。上次陳、管、趙三仙因隨乃師同來，雖然論成平輩，姊妹相稱，實在修道年紀相差太多。既非相識，如何這等冒昧？心中慚愧，呆得一呆，對方已把雲頭止住，含笑問道：「道友可是峨眉妙一真人門下麼？」

朱文見對方辭色謙和，藹然可親，越發心喜，想要結納，忙即施禮，賠笑道：「弟子朱文，正是峨眉門下。適纔偶見朵雲天外飛來，與靈嶠諸女仙所駕仙雲相似，不料粗心誤認，還望恕罪。仙姑法號，可能見示麼？」女仙笑答：「姊姊何必太謙。妹子宮琳，正由靈嶠奉命下山。家師姓甘，曾到峨眉去過。常聽陳文璣師姊說起凝碧仙府靈景無邊，香光似海，及人才之盛，早已心儀。適見天邊白雲之上有一紅衣仙女，說是同道，又是尋常雲霧，心還奇怪。後見姊姊劍遁，正是陳師姊所說峨眉家法。正想親近，姊姊已經飛來，豈非幸遇？這裏不是談話之所，下面洞庭君山，妹子已有三百年不曾去過，意欲重尋舊遊，就便高攀，結一姊妹之交，不知可有清暇麼？」朱文本想親近，難得對方一見如故，又那樣美秀謙和，不禁大喜。忙答：「末學後進，豈敢齒於雁序？如蒙見教，三生有幸。」話未說完，對方已接口笑道：「陳、管、趙三位師姊，均與貴派諸位姊姊以姊妹論交，爲何對我獨外？愚姊癡長几歲，你是妹子如何？」隨說，早挽手同駕仙雲往君山飛去。

朱文忙把劍遁收起，暗忖：「此人真好。可見道法真高的仙人俱極謙和，哪似余媧師徒那等狂傲。如與訂交，非但得她指點，便遇漢陽對頭，也可得一幫手。」正尋思間，仙雲已直落千百丈，忽然連人隱去。落到君山後面一看，對方已把一身宮裝仙衣變成了一身清潔的布服。再看自己，也是一樣。除容貌未變外，哪似先前珠光玉貌，雲錦仙衣，儀態萬方，交相輝映情景。方在讚佩，宮琳笑道：「愚姊奉命隱迹人間，稍爲修積，恐驚俗眼，也未奉告，便班門弄斧，文妹幸勿見笑。」朱文道：「妹子近日未在人間行道，昨日偶往漢陽，便受俗人注視，方悔失檢。這樣再好沒有。不過，姊姊天上神仙，儘管青衣淡素，依舊容光照人，美秀入骨。俗眼雖然無知，驟睹仙容，恐也目眩神搖，照樣驚奇呢。」宮琳笑道：「文妹一身仙風道氣，珠玉丰神，休說人間，便月殿仙娃也不過如此。祇恐俗眼驚奇在你而不在我吧？」

二人邊談邊行，到了十二螺後小山頂上，方始尋一山石坐下，促膝談心，相見恨晚，甚是投緣。朱文問其來意，纔知靈嶠仙府三輩地仙，雖然得道年久，法力高強，但是每隔五七百年，也有一場劫難，最厲害的是神仙千三百年一次的天劫快要到來。赤杖真人師徒雖有準備，可以渡過，但是第三代弟子剛將道法煉成，必須去往人間修積外功。又算出此行頗多魔難，全仗各人以己身功力相機應付。門下又是女弟子最多，因服藍田玉實，一個個美如天仙。當此羣邪披猖之際，在外行道，險阻重重，全仗聲應氣求，互相關注。

宮琳又道：「那年淩真人夫妻光降，阮大師伯曾與略商。他說妙一真人開讀長眉真人仙示，已經得知前因後果；衆弟子下山時，並還各奉密令，到時可以相助。久聞文妹乃峨眉之秀，與三英二雲並稱於時。此事不特靈嶠諸同門，便貴派各位道友，也多牽連在內，想必奉有機宜。這次奉命下山的同門，各有伴侶，祇愚姊和兜元仙史邢師叔的門人花綠綺，同是孤身獨行。想起自己道淺力薄，前路艱危，實是心寒。不知文妹可能稍泄仙機，預示一二麼？」朱文答道：「靈嶠諸位姊姊應劫之事，雖聽玉清大師說過，祇知結局似無大害，因她不肯細說，語焉不詳。衆同門下山，雖各奉有錦囊仙示和一部道書，但都註明開視年月，不到日期，祇是一張白紙和幾行空白。即使到日現出，也祇寥寥幾句，再不便是指明所去之處，或尋何人，照此行事，萬無一失。不到臨場，決不知道底細。」說時，朱文因與對方惺惺相惜，傾心結納，恐其生疑，又將身伴錦囊仙示取出爲證。

宮琳似頗失望，忽又笑道：「文妹真個至誠，焉有不信之理？」隨說，早把錦囊接過，取出內中柬帖一看，見是一張白如蟬翼的宮絹，除半張有字，上寫修爲之法而外，下餘俱都空白。看了一會兒，交還。朱文見她看時甚是仔細，面現驚喜之容，心疑字迹已現。

接到手內一看，仍是後半張空白。正要收起，倏地金光微微一亮，絹上突然現出「不可再以示人」六字，在紙上如走龍蛇，略現影迹，一閃即隱。方想：「前半均是師父指點功候口訣，對方師門好友，所習與本門心法殊途同歸，她也不會捨彼就此，看看何妨，怎會禁止？」宮琳似已覺察，有點不好意思，帶愧說道：「愚姊不合膽小私心，祇顧查探未來之事。恰巧齊真人太清隱迹之法，下山時家師曾經指點，略爲偷看了幾句。實在出於無意，反累真人見怪，真對不起文妹了。」朱文纔知空白仙示已被看出。想了想，笑道：「姊姊不必介意，家師與靈嶠諸仙長甚是投契，時常提起，讚佩非常，決不會爲此見怪。方纔所現字迹，也祇不許妹子再與別人觀看，事前又無明令禁止，可見今日之事，家師已經算到，有何妨害？不過小妹不久也有危難，家師柬帖必有指點，祇惜時機未到，仙機莫測，想起也頗愁煩。姊姊慧目法眼，既能看出空白中的字迹，何妨說出幾句，使妹子好放心呢？」宮琳面上一紅，笑道：「我真愧對文妹。仙書所說，我看不多幾行，事與文妹無關。底下連用仙法觀察，便看不出。這時想起，齊真人端的法力無邊，不可思議。此事分明早在算中，有意假手文妹示我先機，否則底下怎的一字不見？你我一見如故，已成骨肉之交，真人又是令師，本無隱瞞之理。無如事關重大，暫時不能奉告，還望文妹原諒，將來自知就裏。」朱文聽出柬帖所說似爲對方一人而發，師父本禁違令行事，不應事前窺探，便未再提。

在當地說了一陣，朱文偶問：「姊姊三百年不履塵世，煙火之物想早斷絕了，否則岳陽樓茶酒不惡。妹子五過洞庭，均以孤身無伴，恐啓俗人猜疑，有背師命，未敢上去。難得今日天氣清和，身邊帶有濟貧金銀，我們不喫他的東西，略爲飲些茶酒，憑欄對酌，略賞湖光山色，重續純陽真人前遊，就便觀察這一帶可有甚善舉好做。不知尊意如何？」宮琳答道：「靈嶠宮中，本來未斷飲食，祇與尋常煙火之物不同。興會所至，偶然一用，不以爲常罷了。愚姊又素貪杯，爲防人間酒劣，並還帶有一小葫蘆藍田玉露在此。就是人間煙火，偶然一用，也無妨害。此行本要深入民間，正苦化鶴歸來，城郭已非，不知今是何世，民情風土大半茫然。文妹既有雅興，你我各服一丸化俗丹，便同飲啖如常，不致厭那煙火氣味，也不致使臟腑間留下濁氣了。」隨取兩丸綠豆大的晶碧丹丸，二人同服。入口便化一股清香，順喉而下，頓覺食指大動。朱文笑道：「姊姊仙法神妙，不可思議。即以妹子而論，因是學道年淺，開府以前與衆同門同居凝碧崖，閒中無事，每隔些日，必與衆同門至交弄些酒食，歡敘爲樂。下山以來，此道久廢，也從來不曾想過。今日良友相逢，雖然一時乘興，想借此杯筋留連光景，以助清談，本心不想喫甚葷腥。姊姊靈丹入口，便動食慾，豈非怪事？」宮琳笑道：「人間珍味，自與道家所備不同。這一來，便可稍增興趣。我們索性作爲常人，到前山僱一小船，同去如何？」朱文暗忖：「自己本無甚事，祇想探尋金蟬仙山開府成功也未，無須忙此一時。多年未用人間飲食，

難得交此好友，就便盤桓也好。」隨即笑諾，同往前山走去。

到了湖神觀前埠頭，僱船時偶聽船人說起觀主史涵虛爲人甚好，昨日忽來一道姑，要借觀中小樓住三日，觀主不肯，道姑發怒，說是到時休要後悔。那麼美貌年輕的人，說話這等兇惡。因人聲嘈雜，也未在意。小船十分清潔，上去坐定以後，宮琳見滄波浩淼，清風徐來，來去兩途，風帆點點，宛如白鷗迴翔水上。笑道：「靈嶠是仙山靈境，但是孤懸遼海，遠在極荒，中間隔着萬八千尋罡風黑沙之險。山腰一帶更有萬載玄冰、千年積雪，終年陰風刺骨，呵氣成冰。休說常人不能涉足其間，稍爲挨近，便入死域，就是我們同門姊妹通行時，也頗艱難。平日不喜下山，也因上下艱難之故。山腳一帶，大海茫茫，四望無邊無際。常年愁雲低垂，濁浪排空，全是一派荒寒陰晦景象，使人不堪駐足。哪似這裏浪靜風和，平波渺渺，水碧山清，較有佳趣。此時天色尚早，記得左近有一湖口，水木明瑟，岸上桃林中有一麻姑祠，我與家師昔年相遇，便在廟側，少時同往一遊如何？」朱文深知靈嶠諸仙，由祖師赤杖真人起，俱是性情中人，加以常服藍田玉實，最重情感。此次劫難，半爲情字所累；真人師徒不能修到天仙，也由於此。本是誠心同遊，既然縈情故鄉，樂得湊趣。隨口答道：「我們並非真個飢渴，姊姊既欲訪問昔年故居，先去那裏好了。」宮琳道：「此事相隔已數百年，地名青林港我還記得。等岳陽樓回來再去，也是一樣。」

朱文見操舟的是對少年夫婦，神情似頗寒苦，人也不甚健壯，意欲先往岳陽樓一行。正待行法催舟，宮琳笑說：「無須。」隨將手微揮，湖上立時起了順風。船家本是病後剛起，見狀大喜，笑問：「風頭甚好，可要將帆拉起？」二女見船家夫婦人頗忠厚，笑對他道：「先前我們本想在湖上盪舟，現在又想往青林港麻姑祠去。你如趕到岳陽樓天色尚早，我們歸途仍坐你船，多付船錢與你。」朱文隨取十兩銀子交與船家，說：「此銀暫存你處，到時，你將船擇一僻靜之處停好等候，游完，由你要價如何？」船家見二女容止神情清麗高華，早就疑是貴家小姐喬裝遊湖，出手又甚大方，喜出望外。隨口答應：「我家便住青林港不遠，有事祇管吩咐。」將銀接過。船婦已將布帆升起，因有仙法暗中催舟，船行如箭，表面卻看不出。朱文見狀，不禁暗中讚佩。不消片時，船已到岸，船家夫婦大是驚奇，朝二女看了一看，把跳板搭上。二女告以時候久暫難定，必須守在船上，不可離開。船家應諾。

二女便緩步往岳陽樓走去。上樓一看，當日天好，遊人酒客甚多。又因貌美年輕，雖幻成一身布服，仍似朝霞之美，容光照人，所到之處，人盡側目而視。有的還在交頭接耳，互相議論，品頭評足。朱文心甚厭惡，遊興大減，悄聲說道：「姊姊，這般俗人甚是討

厭。我們可把現成酒菜買些，帶往舟中同飲，就便往青林港去，不是好麼？」宮琳道：「文妹既厭煩囂，我們買都無須，教船家代辦好了。」說罷，便往回走，行經仙梅亭外，瞥見一個藏番裝束的醜漢急匆匆由外走來，往亭中跑去。朱文覺這藏番裝束奇特，似乎見過，卻並不相識。二女正在說笑，看了一眼，也未理會。

回到船上，又取銀子，令船家往岳陽樓代購酒菜。船家笑答：「小人因知此去青林港尚有好幾十里，歸途逆風，恐到得晚，已命屋裏人代客備辦喫的去了。」二女等不多時，船婦已提了一筐食物迴轉，生熟葷素俱有。自稱以前本是湖中畫舫，善做船菜，祇爲時運不好，丈夫多病，將船賣掉，改駕小船，生活甚苦。朱文笑說：「我們不殺生，你把活的魚蝦放掉，祇留那兩樣滷味，加上幾色涼菜好了。」船伕應命，自去準備。一會兒，便將酒菜端來，放在小條桌上。二女見菜甚精潔，杯筷全是新的，心中一動，笑問：「這是剛買的麼？」船伕恭答：「我知客人愛乾淨，特意備辦，全是未用過的東西。除這兩樣新出鍋的滷味外，都是洗了又洗。我夫妻一點孝敬，望貴客多用一點。」朱文見船家夫婦自從自己上岸回來，言動越發恭謹，料是船行太快，湖湘人民最信神仙，被其看破，便不再往下說。

飲過兩杯，宮琳由腰間解下一個長纔兩寸的碧玉葫蘆，斟了一杯酒，遞與朱文道：「文妹，這便是藍田玉露，乃未成熟的玉石靈漿與數十種琪花仙果釀成。功能駐顏，使人不老，足敷你我平原十日之食。你看味道如何？」朱文見這酒剛到杯中，滿船俱是異香，色作淺碧，入口甘醇，芳騰齒頰，端的色香味三絕。又見那小葫蘆形制精雅，寶光浮泛，拿在手上，宛如一捧翠雪，與玉膚相映流輝。心想：「這麼小一件東西，竟有如許容量。」越發驚奇讚佩。宮琳笑道：「微末小技，何足掛齒？祇是適纔疏忽，酒香恐已隨風遠揚，就許被人驚覺呢。」朱文側顧湖波浩瀚，往來行舟相隔俱遠。船家夫婦正在偷觀自己，互打手勢，知道聞出酒香有異。意欲到了青林港，便即開發。此時人家既未明言，也就置之。這時扁舟一葉，容與湖心。二女舉杯對酌，聽其自行，雖未行法，因風勢已轉，舟行頗速。二女均是喜酒，仙家妙術，取之不盡，反正船家看破，就不再掩飾，各把仙釀開懷暢飲。後來還是朱文說起日色偏西，如到得太晚，不便訪問舊迹。想早到達，纔在暗中行法催舟。本來水程已去三分之二，這一行法，轉眼就到。正待付銀登岸，船家夫婦忽然相繼跪求：「仙姑慈悲。」二女一問，原來船家生有奇病，時發時愈，家口又多，日常憂急。自載二女，發覺船行快得出奇，四顧旁舟，並不如此。而且船行雖如箭一樣快，而左近船上卻如未見，心已驚奇。到岸遇見兩個熟人，說是先並未見自己船影，忽然靠岸，問是何時到此，這纔斷定所載定是仙女。二人剛走，又聽鄰舟說起今日湖上，曾見兩次靈蹟：一是道姑打扮，一是仙女裝束。舟中游客恰又是兩個少女，想塵

世間哪有這等美女？神情舉動也與常人不同，於是生心。先前不敢叫破，自去備辦酒食，欲等喫完，再求救治。朱文笑說：「你夫妻頗有眼力。我們雖不是仙人，治病尚還容易，祇不要向人亂說便了。」隨取兩丸靈丹，分賜船戶夫婦，又把身帶金銀給了一些。船已近岸，船家還待辭謝，二女已往岸上走去，隨起大風。船家知道仙人不令窺探，祇得開船回去。

宮琳本是南宋時得道，中間祇隨師來此一遊，相去已三百年，見當地變遷，好生感慨。再尋到麻姑祠昔年遇仙之地一看，廟已改建，面目全非。因是偏流曲港，水猛灘多，舟船極少由此經過，居民寥寥。祇一株生氣毫無的老柏樹，猶是南宋故物。廟也殘破不堪，不似昔年香火繁盛。斜陽影裏，晚風蕭蕭，景色甚是荒涼。再尋到自家祖塋一看，滿擬華屋山丘，子孫定已零替，不料墓地完整，松柏森森，看去氣象頗好。料知香煙未斷，子孫必有顯達，心頗喜慰。又見墳前田畝甚多，人家卻少，欲尋親墳，訪問子孫近況。

宮琳正要走開，忽聽林外有一女子怒喝：「賤婢納命！」同時一片紅光，照得滿林血也似紅，千百支火箭夾着無數綠陰陰的飛針，暴雨一般由林外斜射進來，來勢萬分神速。朱文驟出不意，本來非遭邪法暗算不可。聞聲警覺，知來仇敵，回身待要抵禦時，一片明霞已由宮琳身上飛出，擋向前面，將火箭、妖針一齊擋住。朱文定睛一看，林外站着一個道姑打扮的美麗妖婦，身旁兩個同黨均是藏番裝束：一個雙腿已斷，手持兩根鐵杖，懸身而立；一個便是仙梅亭前所見番人。這纔認出，斷腿妖番正是前在括蒼山受傷逃走的西崑崙六惡之一。妖婦必是李厚所說的薩若那無疑。不禁大怒。剛剛飛劍出去，又取出天遁鏡，未及施爲，妖婦已先罵道：「該死賤婢，我尋你多日，好容易纔得尋到。如不將你殺死，攝去元神，使你受那無盡苦痛，誓不爲人！」說時，揚手又是大蓬碧色飛針迎面打來，喫明霞一擋，紛紛掉頭向上，朝空飛去。朱文天遁鏡也發出一道金光，衝向前面，火箭、妖針紛紛消滅。因見飛劍被旁立妖蠻兩道叉形妖光敵住，方想用霹靂子給他一個厲害，宮琳忽喊：「文妹，留意身後！你用寶鏡去破邪法禁制，將妖婦引往別處除害，免傷居民。」朱文聞言回顧，先往上飛去的大蓬飛針突自身後、身左、身右三面環射過來。祇閃得一閃，身前又飛起一片明霞，光牆也似將其擋住。如非宮琳仙法神妙，已中暗算。隨照所說，將天遁鏡四下掃蕩，所到之處，妖針紛紛消滅，依然來之不已，隨滅隨生。上空四圍又被陰火紅光籠罩全林。仗着寶鏡神妙，妖婦好似不願白送，飛針忽然不見。朱文就勢將鏡往上空照去，上空陰火本在下壓，就要爆發，兩下恰好迎個正着，妖光立被衝破。妖婦見狀大怒，將頭一搖，滿頭長髮便自披散。旁立二妖人飛叉不是朱文對手，也待發難。就這雙方劍拔弩張之際，宮琳玉臂輕擡，笑說：「文妹，我們換個地方如何？省得毀傷林木，殃及無辜。」聲纔出口，袖中飛出拳大一團銀色明

光，晃眼加大，成了一個扁圓形的雲囊，看去輕飄飄薄薄一層懸在面前，宛如一團輕雲所結的球，毫無奇處。

這時，頭上陰火紅光已連同四外的邪焰、飛針潮涌而來，鏡光祇能衝破一面，下餘三面來勢更猛。朱文看出邪法厲害，又有李厚先人之言，早將身劍合一，暗中戒備。本來要用霹靂子誅邪，因是宮家墳地，恐有殘毀，欲發又止。緊跟着，雲囊便由宮琳袖內飛出，剛一長大，前端便裂一口，微微射出一股祥輝，光甚柔和。可是纔一出現，四外的陰火、妖光、飛針、飛箭便似被那祥輝遠遠吸住，萬流歸壑一般，齊朝雲囊口內擠射進去。祇見雲網中各色光影閃動明滅，十分好看，後面依然來之不已。妖婦似知不妙。這些陰火本由一個魚皮帶內發出，妖針卻發自手上，因爲深恨敵人，又見寶鏡神妙，立意一拼。以爲敵人鏡光祇顧一面，祇要被乘隙射中一支，對方便聽其宰割。做夢也沒有想到，這樣不起眼一團輕雲，會有如此威力妙用。當時急怒交加，好生痛惜，行法回收。誰知對方吸力太大，如磁引針，她那聚斂地底千萬年陰煞之氣煉成，平日能與心靈相合、運用由心的妖火，竟會收它不住。又因性暴急功，把所有飛針全數發出，以致顧此失彼，鬧了個手忙腳亂。微一疏忽，千百根碧血妖針首先淨盡，陰火再無法收回。等到想用邪法切斷，保留一點殘餘時，去勢太快，已是無及，嗖的一聲，晃眼全盡。祇見一溜色紅如血的火尾餘光，在雲囊口裏一閃即隱。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，妖婦厲吼得一聲：「我與賤婢拼了！」忽聽一聲慘嗥，兩同黨妖人又被敵人斬成兩半。同時對面祥光一閃，敵人倏地收回飛劍，在一片祥雲籠罩之下，騰空飛去。

妖婦急得暴跳如雷，自恃尚有邪法異寶未用，又見雲中祥光明滅，閃變不停，祇當敵人膽怯欲逃。把滿口白牙一錯，大喝：「快追！」一縱妖光，破空追擊。那半截身子的妖人也伸手一招，一片灰光裹了同黨殘屍元神，一齊隨後趕去。眼看雲影在前，冉冉飛馳，晃眼便追了個首尾相接，看去不快，相差祇數十丈，偏生追趕不上。後來追到一座高山後面，雲光忽隱。妖婦、妖黨相繼追到，會合一起，便往山後搜尋蹤跡。這時已是日落黃昏，一輪明月剛掛林梢。後山一帶景甚荒涼，到處靜蕩蕩的，哪有人影。妖婦怒極，斷定雲飛不快，必在近處隱藏，不會逃遠。忙令同黨放下死屍，各自戒備。一面飛起一幢灰白色的妖光，護住全身；一面從囊中取出一個晶球，正待行法，觀察敵人蹤跡，猛瞥見豆大一粒紫光在身前一閃。妖婦邪法高強，人甚機警，知是敵人暗算。剛剛遁向一旁，震天價一聲霹靂已經爆發，打得滿林均是紅紫色的精光雷火，那半截妖人連那同黨殘屍、元神立被炸成粉碎消滅。妖婦如非逃避得快，也非受傷不可。

原來朱文正指飛劍、法寶迎敵之際，忽聽宮琳低語：「文妹，速收寶鏡，待我收去妖火，

引往左近深山之中除她不晚。」跟着，陰火飛針便被雲囊吸緊。朱文好勝，因與宮琳初次相會，不願弱了師門威望，便把輕易不用的赤蘇劍冷不防發將出去。同來妖蠻本是妖婦新收的門徒面首，邪法不高，早就不支，哪裏還禁得起赤蘇劍的威力，當即被殺死。等到隨同宮琳飛往山後，見妖婦跟蹤趕來，自己就在她面前危崖之上，竟會看不見，知是宮琳隱形妙用，便把霹靂子朝前打去。本意先除妖婦，不料妖黨離得太近，驟出不意，竟遭殃及。朱文還要出手，被宮琳伸手止住，悄說：「文妹且慢動手，少時還有人來。」話未說完，妖婦已似急怒攻心，狀類瘋狂，一手綰過頭上長髮，含在口內，惡狠狠咬斷了一大把。跟着，取出一面上繪骷髏的銅牌，連晃幾晃，便有五個魔鬼影子由牌上飛起。初出時，長纔數寸，影也甚淡，但見風暴漲，立成實質，一個個身材高大，相貌猙獰，口噴黑煙，獠牙外露，周身都是碧綠色的螢光環繞飛舞。出現以後，朝四外望了一望，張牙舞爪，朝妖婦反撲過去。妖婦厲聲大喝：「今日我爲你們備下美食，還不自去搜尋，再敢無理，休怪我狠！」說罷，伸手一彈，便有一叢短髮化成爲數十支火箭，朝魔鬼作出飛射之勢，擋在前面。魔鬼仍然不肯就退，幾次前撲，均被火箭嚇退。最後妖婦面容慘變，厲聲喝道：「你們現成美食不去尋找，反和主人爲難，使我無暇分神，查看仇敵蹤影，真該萬死！因見你們相隨多年。忘恩反噬，由於屠龍賊尼所害，不與計較，當我怕你們不成？」說罷，將手一指，那數十支火箭便朝五魔鬼身上射去。魔鬼中箭，疼得厲聲慘嗥，越發暴怒，重又朝前猛撲。妖婦事前原有準備，早把手中斷髮全數發出。同時咬破舌尖，張口一噴，一片血光擋在面前，那千萬支火箭也做出凌空環射之勢，照得左近山崖都成一片紅色。魔鬼知難禁受，紛紛怒吼，滿山飛舞，似往四下搜尋。妖婦見魔鬼窮搜無迹，狀更情急，似防反撲。於是用那火箭環繞全身，二次取出晶球，又在行法照看，面上更帶驚疑之容。

朱文早見宮琳手中持有一個玉環，內中現出一道青虹，在洞庭湖上空飛行了一陣，忽往當地飛來，漸漸鄰近，看出光中二人，正是前在武昌所遇兩個對頭。心想：「現有幫手在此，即便尋來，也不妨事。」後見妖婦情急驚疑之狀，心中奇怪。幾次想要下手，均被宮琳強行止住，悄聲說道：「妖婦就要作法自斃，我們何必多事？」話還未了，妖光一閃，妖婦身形忽隱，連魔鬼也全失蹤。跟着，便聽破空之聲，青虹飛墮，仍是現出前見道童、少女，立處在妖婦面前不遠。女的方說：「方纔分明見這裏邪氣上騰，並未飛走，如何不見？」忽聽男的一聲驚呼，回頭一看，那五魔鬼忽然同時現身，由地底化爲一股黑煙衝出。男的因離得近，剛剛驚覺，想要行法抵禦，已被兩魔鬼前後夾攻，撲上身來。男的驟不及防，祇顧前面，揚手一團青色雷火。雖將一個魔鬼打落在地，化成骷髏頭骨震碎，後面的一個已猛伸雙爪，撲上身來，當時神志昏迷，倒於就地。宮裝少女總算應變得快，法力較高，一見鬼影突現，長袖一揚，立有一幢青霞籠罩全身。另外三

個魔鬼又朝女的飛撲，爲青霞所阻，未得近身，還在張牙舞爪，飛舞欲撲。

少女已看出這是邪教所煉陰魔，丈夫慘死，急怒攻心。因知這類陰魔多與主人心靈相合，缺一不可，既被丈夫除去一個，魔主人元氣大傷，下餘魔鬼便難制伏。有心使其反噬主人，受完奇痛至苦，然後下手報仇。好在丈夫功力尚高，元神已經遁走，未被陰魔吸收了去。於是強忍悲痛，裝作膽怯，一任魔鬼環身飛舞，祇守不攻。妖婦也是惡貫滿盈，分明由晶球中看出來人功力甚高，因見遁光不是左道中人，誤認敵黨。魔鬼已經放出，不令得勝，飽啖敵人生魂元氣，必要反害主人，勢成騎虎，不能離開。沒奈何，祇得暗中傳令五魔鬼暫時隱蔽。來人又太自恃心驕，微一疏忽，男的首先送命。妖婦見來人雖死了一個，但是傷了一個魔鬼，元氣大耗，下餘四魔更難制伏，想起膽寒。餘魔如再不能把女的精血元神吸去，更是凶多吉少。一時情急，現出身形。雙方相隔甚近。少女乃余媧得意門人，法力頗高，便妖婦不出現，早晚也被看破。這一出現，死得更快。對方又深知魔法微妙，一見妖婦現身，未容下手，早用法寶暗將隱形破去。因是仇深恨重，與前對朱文不同，表面不顯，暗中佈就羅網，先把逃路隔斷，然後下手。

這裏妖婦還在妄想誘敵分神，以便陰魔乘虛而入。不料她這裏飛出一蓬火箭，敵人連理也未理，以爲那青霞除防身外，並無別的異處。火箭也未消滅一根，祇被阻住不得近身。又見魔鬼持久無功，越發暴怒，齊聲厲嘯，不時把一雙兇睛射向主人身上，越發心慌害怕。以爲敵人寶光祇能防身，不戰不逃，可知能力有限，又急於收功，便把所有火箭全發出去。少女見是時候了，忽然切齒怒喝：「妖婦還我丈夫命來！」隨說，把手一揚，滿天都是青霞，將當地一齊罩住。跟着身形一晃，人便無蹤，那大蓬火箭也被收去。魔鬼撲了個空，一齊暴怒，轉朝主人撲去。妖婦瞥見敵人失蹤，火箭消滅，知道不好，不由心膽皆寒。百忙中手持法牌，纔晃得一晃，二次咬破舌尖，一口血光噴將出去。同時手掐法訣，朝外一揚，法牌上立即有一股灰白色的妖光射向魔鬼身上。當頭一個被妖光罩住，再喫血光一裹，化爲一股黑煙，嗖嗖鬼叫，往牌上投去。下餘三魔又爭先搶撲過來，妖婦本就手忙腳亂，窮於應付，忽然霹靂一聲，一團青色雷火迎面打到，法牌立被震成粉碎。這一來三個魔鬼失了禁制，兇威驟盛，妖婦祇慘嗥得一聲，便被魔鬼搶上身去，化爲三個骷髏頭，一個緊緊咬在粉臉之上，前心、後背也各釘了一個。妖婦卻還未死，滿臉驚怖痛苦之容，通身妖光亂爆。那魔鬼始終咬緊不放，祇聽互相呼吸咀嚼之聲，響成一片。妖婦漸漸疼痛得厲聲慘嗥，滿地打滾，面無人色。不消片刻，便形銷骨立，二目深陷，人已慘死，剩下一個空骨架蜷臥地上。那三個死人頭，依然緊釘身上，深嵌入骨，目射兇光。突然厲嘯連聲，相繼離身飛起，看神氣似因四外青霞籠罩，不能逃遁，在光網中轉了一轉，待往地底鑽去。

少女忽在崖前現身，怒喝：「爾等今日惡貫滿盈，想逃，豈非做夢？」隨說，青霞突然往起一收，妖婦元神恰在此時出現，同被網去，縮成五尺大小一團懸在空中。魔頭被困，一齊怒吼，齊朝元神進攻。妖婦先前本防備元神爲魔鬼吸去，早已逃遁，隱藏在側。無如少女報仇心重，有意使其多受苦痛，故作未見，等魔鬼離身欲逃，再使現形，那麼小一點地方如何逃法？妖婦又妄想逃遁，一味強掙不已，嗥叫鬼嘯之聲，慘不忍聞。眼看元神已被魔頭吸收殆盡，少女方將手一揚，網中立起風雷之聲，火星亂爆，晃眼青霞收處，魔頭已煉化成灰，紛紛下墜。少女方始飛落，又將地上殘餘鬼頭震成粉碎。方在伏屍大哭，男的元神忽由空中飛墮，喫少女伸手抱住，合爲一體，哭訴道：「都是你不肯聽話，致被邪魔暗算。我雖報了殺夫之仇，你周身精血已被陰魔吸盡，如何回生？說不得，祇好歸求師父，拼捨兩甲子苦功，陪你一同轉劫，再爲夫婦便了。」

朱文見這少女一面哭訴心事，一面行法開山，把道童屍首藏在其內。已經行法封閉，還不捨走，哭得甚是傷心。人又那麼美豔。不禁起了同情之心，覺得此女夫妻情長，遭遇可憐。側顧宮琳面上，忽現驚疑之容。隨聽遙空中傳來一種異聲，十分尖厲，刺耳難聞。遙望西北方高空雲層之中，似有黑影微微掣動，看去約在數十里外。剛剛悄問：「又有妖人來了麼？」宮琳搖手示意，不令開口，神情似頗緊張。就這一兩句話的工夫，那破空異聲已自空飛墮。面前黑煙飛動中，突然多了一個身圍樹葉、肩插一劍一鏟、披髮赤足、裸臂露乳、碧瞳若電、周身煙籠霧約、神態服飾均極詭異的長身少女。纔一落地，揚手先是三股烈焰般的暗赤光華電射飛出。原先那個女的正在悲傷昏迷之際，沒想到來者是她仇敵，平日自恃法力，不曾留意，發現稍遲。但畢竟修煉數百年，不是尋常人物，聲一鄰近，立時警覺。雙肩一振，護身青霞重又飛起，將全身罩住。魔火也便籠罩全身。朱文前聽同門說過魔女鐵姝的相貌法力，不禁大驚。同時發現身前籠罩着薄薄一片雲影，爲前所未見，知道宮琳已用法寶將身護住。魔女來去如電，邪法至高，惹她不得。心還在想：「那宮裝女乃余媧門下高弟，看適纔邪魔除得那麼容易，想必無礙。」再朝魔女仔細一看，見她身披一件翠羽、綠葉合織的雲肩，碧輝閃閃，色彩鮮明。下半身也是同樣的一件短裙圍向腰間，略遮前陰後臀，餘均裸露在外。纖腰約素，粉體脂溶，玉立亭亭，丰神彷彿豔絕。那張臉上卻是雪白如紙，通無一絲血色。碧瞳炯炯，兇威四射，滿臉俱是煞氣。左肩上釘着九柄血焰叉，右額釘着五把三尺來長的金刀，俱都深嵌入骨，彷彿天生。秀髮如雲，披拂兩肩，尾梢上打着許多環結。右臂被三個拳大骷髏咬住，紅睛綠髮，白骨如霜，隱放妖光，獰厲如活，似要離臂飛起。左腰掛着一個形如骷髏的人皮袋。通體黑煙環繞。魔女手持一面令牌，一面晶鏡，若沉若浮，凌虛而立。口中大喝：「你將我好友殺死，連我送她的陰魔前後傷了兩個。因她與你有殺夫之仇，你殺她也還

講得過去。而這類陰魔奉命行事，不能怪它們。你將薩若那元神消滅，已經過分，爲何又將下餘三魔煉化？你修道多年，莫非不知我赤身教神魔來歷？本門規條原主以牙還牙，我如早到一步，祇將下餘三魔收回，還可容你活命，偏生有事耽延，萬萬容你不得！曉事的，我念在你報仇心切，情出不已，自將元神獻上，隨我回去。雖受三年煉魂之苦，等到煉成魔頭，仍可具有極大神通，無窮享受。否則，連你丈夫的元神一齊煉化，悔之晚矣！」

鐵姝隨將手一拍人皮袋，立由口內飛出數十團碧煙，互相激撞爆散，化爲百丈烈焰，罩在青霞之外。那臂上釘着的三個魔頭，也自兇睛電射，嗚嗚怒嘯，似欲飛起，喫鐵姝用左手法牌制住。重又喝道：「賤婢再不見機，形神便化爲烏有了。」少女在魔火圍困之下，始終咬牙切齒，一言不發，神情悲忿已極。朱文看出她相形見絀，覺着此女師徒雖然驕狂，終非左道妖邪之比。正在同情，代她着急，忽聽叭的一聲驚天動地價的大震，青光倏地爆炸，震得天搖地動，青霞血焰交舞橫飛，爆射如雨。左近數十丈高的一座山崖，連同對面小山，全被炸裂崩塌，連來路高山也被擊去大半，往四外飛去，碎石塵沙，滿空飛舞。遙聞崩山巨石紛紛墜地之聲轟轟隆隆，震山撼嶽，半晌不絕。魔火血煙也被震散大半，直衝空中，四下激射。左近山石林木挨着一點，立時燒焦，成了沙粉。再被那一震餘波互相激盪，合成大股無數濃煙塵霧，交織橫飛，當時便空出了百多畝的地面。聲勢之猛烈，朱文自從學道以來，尚是初次見到。就這耳鳴目眩心驚之際，同時瞥見斗大一團銀光，由萬丈煙霞魔火中激射而起，比電還快，向空射去，一閃不見。鐵姝見狀大怒，左肩搖處，飛起三股血焰金叉，待要追去。又將令牌一晃，那被震散的魔火血焰重又涌將上去。臂上三個魔頭也自飛起，全都大如車輪，由七竅內射出赤、黃、黑、白四色妖光邪火，飛舞而出。

少女原是捨命救夫，本未想逃。一面用法寶護住丈夫元神逃走，一面揚手飛出一片青色雲光，橫亘天半，早將魔叉擋住，任飛何方，不能過去，略一停頓，元神已經逃遠。同時身畔又飛出兩股青白二色的雲氣，晃眼展布，宛如極厚一團雲光，將全身密層層裹住。先前青色雲光也已收回。鐵姝知男的元神已追不上，又見魔火震散時損耗不少，越發暴怒。把手一招，三股魔叉立時掉頭，朝少女射去，連同神魔一齊圍攻。同時厲聲大喝：「無知賤婢，速獻肉身，餵我神魔，元神隨我回山，還可保全；否則，一任你防身法寶多麼神妙，也必被我魔火煉化，形神俱滅了。」少女似因丈夫已逃，無甚顧忌，也在雲煙之中切齒咒罵。魔女見她不降，獰笑一聲，便不再問，祇把手中令牌連晃。魔火邪煙突然加盛，後來直似一片血海，將人困在其內。少女見不是路，也在雲光中施展法寶神雷，往外還攻，無如魔火勢盛，稍爲衝蕩開一些，一會兒重又合攏，平白斷送了三件法

寶，全無用處。有心自殺兵解，無如神魔環伺在外，元神仍難逃遁，終遭毒手。除忍苦待救外，別無善策。正在悲忿填膺，生死兩難。

旁邊朱文早就激動義憤，想要出手，均被宮琳止住。說是此女性情剛烈，就逃回去也難活命；魔女太兇，也須謹慎。後來越看越看不下去，又見魔女大發兇威，不時回顧二女藏處，怒目冷笑。猛想起三面山崖林木均被震塌，惟獨自己這面因有仙雲防護，依然無恙，料被看破。暗忖：「聞說鐵姝手狠心毒，妖婦之死由我而起，少時未必甘休。反正是禍不是福，事有定數。既奉師命行道，不能畏強。遇見這類不平之事，視若無睹，還積甚外功？」當時心膽一壯，也不再和宮琳商量，左手天遁鏡，右手霹靂子，再將赤蘇劍等隨身法寶，一齊準備停當。剛要發難，猛瞥見少女身外青白雲氣已被魔火煉化殆盡，看出危險萬分，一時情急，冷不防全數施爲。先是數十百丈金霞直射過去，那千層魔火先被衝散一個大洞，同時又將霹靂子打將出去。

鐵姝原早疑心左邊山崖上埋伏有人，一見對方不曾出手，又以行法正急，無暇分神他顧。後將敵人困住，護身雲光已漸減退，暗用法寶查看，竟看不出一點迹象，纔知對方法力甚高，並非尋常，又驚又怒。心想：「對方隱形窺伺，既不出面，且自由他，等除了敵人，再相機行事。」做夢也未想到，朱文這兩件法寶，恰是她的剋星。又因敵人兇惡，胸有成見，乾天一元霹靂子一粒已是難當，竟連用了三粒，並還分朝三個魔頭打去。這時當地光焰萬丈，已如火山血海，天遁鏡光又極強烈，三粒豆大紫光投在裏面，自然顯它不出。